

祐離魂記云玄祐少日常聞此說而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曆末遇萊蕪縣令張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鎡則仲規堂叔祖而說極備悉故記之

虞初志卷一終

虞初志卷二

虬髯客傳

唐 張說 撰

明 黃正位 校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

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
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
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
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也一妓
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
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
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
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
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
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
荅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
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
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
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
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
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公
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
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

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右旅舍旣
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
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
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欹卧看張梳頭公怒
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
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卧客答
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
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
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
環坐曰煑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
出市胡餅客抽腰間七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
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
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
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
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
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旣
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
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七

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襦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旣出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

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
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卽登焉又別
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
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
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
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
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起揖而語
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對奕虬髯與
公傍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就坐
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
然歛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
路矣罷奕請去旣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
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曰
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一妹同
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
欲令新婦祗謁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
公策馬而歸卽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一小版門
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

矣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妝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襦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也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舁出二十牀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欲以此世界求事當或龍戰二三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竒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予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

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帝締構之貲遂匡天下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由英雄所異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也

右此傳本張燕公譔或曰杜光庭非也其事與唐史不合史稱大業十四年文皇年十八起義兵而煬帝以元年幸江都是時文皇甫六齡安得謂僅二十而有天子相乎若以此幸爲十二年事則楊素之亡已久且衛公嘗上高祖急變豈能識天子塵埃中邪其爲子虛烏有之說無疑矣說之豈真昧此特故爲

是舛繆以顯其寓言耳雖然亦奇甚矣

柳毅傳

唐 李朝威 撰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于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愧避